戒菴老人漫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五

江陰李詡

余家一小圃中創窩名曰真率將欲書數語揭於屏未就也適得趙松雪所著真率齋銘殆先得我心者喜而筆之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率為約簡素為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府行立坐卧忘形適趣冷淡家風

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罝備，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真誠，外徒矯偽，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又見別史云真率齋銘乃司馬温公古中多諫大夫……此云楊璧翁者恐見書温公之語耳

晴天之山紫而明，陰天之山青黑而暗，郭熙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鞏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頹而堆阜，楊升菴云玲瓏

剔透桂林之山也嶢差竅變巴蜀之山也綿衍龎娓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常蘇州滁州西澗詩其地甚荒陋想亦是偶然而作未必如注者之說豈因寇萊公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遂遷就于此而反求之太過歟

杜牧詩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作旌麾用誤又有野水差新燕芳郊哢夏鶯是用詩經燕燕于

飛差池其羽差字甚晦。櫻桃云、曼倩恨偷難

亦用東方朔偷桃事誤。赤壁詩有鎖二喬之

說。注者取其意新耳。赤壁一戰。關係不輕。惟

以二女子為念。結果甚小。議論卑矣。項羽詩

有捲土重來之句。長惡甚矣。不足取

唐詩鼓吹舊云郝天挺注金又有一郝天挺兩

山墨談亦考之不審

余邑先達曹野塘公忠。中成化丁未進士弘治

初。出宰分宜。時閣老嚴介谿嵩。方成童。曹公

識而拔之且喜其與子弘同庚遂令同治舉業宿食官舍偶見嚴所握扇有魚游景搆對語試之云畫扇畫魚魚躍浪扇動魚游不移刻對以繡鞋繡鳳鳳穿花鞋行鳳舞又一夕思家口占曰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即應曰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如此類甚衆弘後亦中正德丁丑進士號方湖嚴約講兄弟禮命子世蕃與方湖諸子駒輩不得越齒而坐柄政時欲官白谷駒雲亭駕爲中書

舍人二君時時飲於相麻児世舊與給事中無錫某者夜飲强灌之給事滕行以受又故置罰爵於其背不容起二君怒而斥世蕃于是拂衣歸得不及嚴氏黨禍云駒與余善道其詳

江鄰幾雜志云蛾嵋雪蛆大治内熱曹方湖為御史嘗刷卷四川言彼處萬山深雪中出雪蛆官府遣軍士四山高處懸望雪中蠕蠕而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猪無口足眼鼻儼然

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雜識云西域雪山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氷名曰氷蛆能治積熱此恐又是一種

友人以沈石田化鬚疏手卷見售錄其文而還之此老真可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者矣所稱趙姚周三人蓋當時與公相善友也非託詞如子虛烏有之類前有小引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為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

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君故南作蹠以勸之蹠曰伏以天閹之有剩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齒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逋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諶傳播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毫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對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河照影便看相貌

之金。未容輕拂於染羨。豈敢易撚於覓句。戚矣荷矣、珍之重之、敬跪、

清蔚桂開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咏十六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

陰陽之理、月盈則虧、日盈則昃、人之生也多少壯富貴盈滿。至老不能享其終。少壯艱苦酸辛。至老獲享豊厚安逸。其間值數之奇。亦有終身不遇者。值數之偶。亦有終身獲享全福者。雖修為在人。大都顧所遇何如耳。或者以

祿命之受有定數則星家藉之爲口實或者以體貌之賦有定稟則相家據之爲徵驗亘古及今由聖賢帝王愚夫俗子未嘗舍是而論斷也噫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拋頌詞說如西遊記藍關記實匹休耳

王逸少二謝帖真蹟七十六字後有趙清獻公抃并蘇子容等跋帖云二謝書云即以七日大歛冥冥永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無復

已已武妹脩載在道終始永絕道婦等一旦
哀窮並不可居處言此悲切倍劇常情諸不
能自任未遂面緣撫念何已不具羲之頓首
字畫亦無殘缺但墨氣已盡歛字上着草右
旁加旻具字大類之字較之石帖其結體用
筆頗不相類此余鄉碩山周氏先世物子孫
欲求售特携以問價於文衡山衡山曰此希
世之寶也每一字當得黃金一兩其後三十
一跋每一跋當得白銀一兩更有肯出高價

者吾不論也後典于閶門一富家止得米一百二十斛竟不知下落矣惜哉

華亭錢尚書九峯公溥天順甲申以學士出知廣東順德縣新會縣舉人陳憲章以道學自名聚徒教授有誣其藏兵器于山者時廣西流賊竊發土民多內應憲司恐貽患地方命掩捕之公察其誣力為辨釋且勸其赴會試散生徒以解群疑後當道薦可大用授翰林檢討卒令譽此武進王恩軒尚書公與撰

錢狀中語、白沙先生行狀曰、丁卯中鄉試第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俱下第、聞吳聘君康齋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其學從之遊、時年二十七、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不與語、先令治田、獨待先生有異、朝夕與之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射禮、未幾流言四起、以為聚兵、衆皆為先生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某、諭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

毋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為然遂復遊太學觀此則知儒者之作用豈易等于俗哉錢公殆真知先生者也

聖上修玄既久深慕儒術自號天台釣叟諸大臣應制詩獨李石麓公春芳者為　帝衷所契寵眷益隆詩曰高竿百尺倚雲浮。獨泛僊槎傍斗牛。拱極衆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撥開煙霧三千界。釣盡乾坤幾萬秋。歸向玉皇應有問。絲綸已屬　大明收。

博州鼓角樓每至三更即有一鬼撾鼓不能禁直更者屢受杖不能制聞焱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耶所畏者惟焱禪師黃二叔二人而已太守以下皆無所畏更何有於汝哉既而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爲業初無他長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此見宋西蜀李昌齡傳感應篇中焱音容

隆慶元年清明日京師甚和暖晚間風雪交作寒冽異常次日九門報城外凍死者一百七十人崇文門下乘轎婦人母子俱死轎中而轎夫亦死轎下在京親見者歸說

三徑黃花隨意酣半竿紅日放心眠　自種黃花添野興旋移高竹聽秋聲　九陌車聲塵不到一簾花影月來遲　大度乾坤容落魄多情風月伴衰遲　何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閑此五聯取其有合於老懷漫存

之

宋時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為民祈福、陸文安公象山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

即是歛此五福以錫庶民。含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禀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歛此五福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

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

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絶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

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

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自凡爾庶民知
有君臣上下起至末共四百十九字宜刻板
家置一幅

李良者北人年七十而諸藝精通筋力馳騁不
減壯夫在里中周氏教習武事暇日談石塘
曾公銑之事云石塘直隸江都人秀才時便
有志於防遏施設之畧迨督三邊尤出其素
蓄者措之耳先是邊兵每名有一騎曾令聯
騎以製車勇衆之來勢若風雨其車環列如

城車外復設櫝衆足以捍其衝突而無犇潰之虞即余子俊所謂運有脚之城策不飼之馬是也又立放油紙法以油紙書漢字散置虜境水草處凡我叛人得此而歸者即宥其死緣是還者八九又置慢砲法砲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線至一二時纔發外以五采飾之虜騎群至拾得者訝為異物聚觀而傳玩者擠擁須臾藥發死傷甚衆虜未測所謂惟以曾爺爺呼之一日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鼓

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眼四田舞不自已傍屋置鐵鍋數百蓋虜所甚欲者虜見作如此狀未敢直入遂擁視於門之外人畜稠疊紛亂不已城中號起乃田回架上大將軍砲先發觀者已成虀粉而城上火氣四放伏兵俱出殺獲無筭曾與首相桂洲夏公最契先一歲察訪至次年除夜暗調精勇直擣套虜因據衝要修築三受降城復元昊故地而瀉寔搆亦於是寔啟 上前君相元戎相為一體

意事無不成者、而曾果以除夕、率衆數萬、深入于套、虜不覺也、乃粮餽不繼、頓軍不敢進、遂致虜驚報各帳部落、頃刻聚數十萬、漕官以戶部無憑、不敢擅發、曾遣人督來、已違數日限、一晚斬餉職十三、責曾竟以全師而出、夏公方以小忤於　上、而分宜擬其後、且夏亦以忿懥忘其夙約、除夕之前、未嘗密啟、正旦大朝賀、次日千秋節、連數日不能以此情達之於　上、時邊報沓至、　上震怒、令緹騎

逮會獄候于轅門者凡三月始克入會既就檻車而三軍大慟聲聞百里部下親兵五千萃天下之精勇也日夜磨刀稱叉邊官撫慰徐徐散遣而李良者寔在其數周見心時復面得之述于余頗的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十二日鬨傳 朝廷取綉女民間年十三歲以上無不婚配娶時惟求得婿不暇擇人且有瞷于門首見總角經行者擁之而入遂以女配焉幾數日而止竟

不知何自起而有此異也

唐伯虎漫興十首余見其親筆行書者兩處互有不同想隨意點竄未有定者因並錄之

一

十載鉛華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內園歌舞黃金盡南國飄零白髮長滿榻亂書塵漠漠數聲羌笛月蒼蒼一云髒骨肉生悲老大斗十間星晴誤文章不才贏得腰堪把病對緋桃橪藥加

二

此生甘分老吳閶萬卷圖書一草堂一云寵辱都無剩有狂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一云龍虎榜中題姓氏筆歌隊裡賣文章跏趺說法蒲團軟鞋韈尋芳杏酪香

只此便為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　三一身憔悴
掛衣襟半壁藤蘿覆盆蘺一云久遣名累怨
青襟不変貧交喜素琴去日吾多休檢暨知
音諒少莫修琴一云已息心
机成落託任教世態有升沉平康驢背馱殘
醉穀兩花壇費朗吟老佝酒杯棊局時此生
何望甘分不甘心　四悵悵暗數負性少時年陳跡自可闌懶心一
云百丈游絲易惹牽杜曲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
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
思量應不悔衲衣乞食持鉢院門前　五驅馳南北蹇頭塵襪
褸衣衫整角巾一云龍頭盡厠棘圍文章場今賸勢踪塵篆點落花但是

恨滿盃明月耶忘貧香燈不起維摩病疾櫻笄
難消酬殺雨春鏡裏自看成一笑一云老大戲兒棚上下場人一
云半生兒偈句中人六半康巷陌倦遊人狼籍桃花中病
酒身短夢風烟千里好茵多情綫索一淋塵黃
全誰買長門賦黛筆難空描滿額顰惟有所歡
知此意共對燒高燭送殘賞餘春七自然落晚迂踈更自自可
憐焚香掃榻枕書眠云碁為日月酒為年一蘇秦捫頰猶存舌趙
壹探傾囊已沒錢滿腹有文難罵鬼措身無地
反憂天多愁多恨感多傷壽且酌深杯看月圓

八踏遍迴廊細白籌騰騰無語重低頭一云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

更中酒半床病三月傷春潑鏡愁白面書生

空驕賊期馬革黃金游客剩貂裘近年來蹤跡真堪畫尤飄瀟

又云近來檢挍行藏處飛絮僑旁細雨舟尤盡惜超蹌捉不能自

知才命所無憑一云謝遣歌兒解寶鬟手飄詩稿一技藝難尋萱草酬知

已且摘遥花供聖僧兩字功名成蝶夢百年說水曲杳抹一云時事

百年蝸角戰酒盃三月鳳頭鞋盡嘗世味猶存舌茶薺隨緣

敢愛憎十造物元來最何曾吾忌名太平又端合老無

能交遊零落親知散去綈袍冷風雪飄颻欺貪尾罐水二頃

未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僧醉時試還倩家
人道消盡科時英雄氣未曾又聞其壽王少傅守谿詩曰綠簑烟雨江
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
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

隆慶二年山西太原府靜樂縣龍泉都民李良
雲弟良雨忽轉女形見與岑城都民白尚相
為妻先雲父李懷生弟雨懷病故于嘉靖三
十一年雨年二十八歲至三十七年娶馬積
都民張湛長女為妻四十一年間兩相反目
將妻出與本都民高明金雨無營計往本縣

地名也扒村投姐夫賈仲敖家工作隆慶元
年正月內兩偶患小腸痛旋止旋發至二年
二月初九日卧床不起有本村民白尚相亦
無妻於兩病時蚤晚周旋同宿四月內兩腎
囊不覺退縮入肚轉变成陰即與白尚配偶
五月初一日經脉行通初三日止自後每月
不爽兩方換了髻女衣裹足易鞋畏赧迴避
不與人知九月內雲訪聞之令妻南氏探的
十一月初二日稟縣拘兩相同赴審實穩婆

方氏領至馬房驗係変形與婦人無異又拘
兩出妻張氏㪣明娶後三年内往来交合但
未生息止緣貧難嚷鬧賣離隣里姚漢周等
執結與前相同巡按御史宋纁于十二月二
十五日奏聞稱男變為女乃陰盛陽微之兆
以祈修省

鶺鴒卵畧牽長有一點紅鶺鴒出殼脚猶短七八日
漸長繡頂七八日不食多以鰍鱔餵之則易
猶小兒出痘調理失宜間有亡者

陸放翁游渭南集書二公事云、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晩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旁、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贐之、止于千錢、飲具皆白鑞、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强客奕碁、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者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

誤、嘗聞道於順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
艮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
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
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與君。豈欲
詩乎。取幅紙作絶句、贈之、以為常。二公皆予
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杯千錢亦
復未易、又不解奕棊、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
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熈之元十二月八日、九
昌國與放翁同朝所著有蕪山家
曲老樵書、學一書

余郡胡光祿夢竹治莊于郡城之西郊先令畫士作山外青山樓外樓圖成然後命匠照圖營建架飛峯立亭榭路境迂迴屈曲真一小洞天也其總門署曰西蠡山莊經營二十年所費以萬計夢竹老諸孫析產家漸落莊賣蔣太守價止八十金未償工匠犒賞之費蔣號西蠡則立廟之初已兆于蔣矣沈石田客坐新聞亦載一事云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昺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

構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為燕樂孟昭復益以酒肴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為之傾圮客有戲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林水退孟昭復新之甫訖工孟昭已擢福建叅政矣其居轉與侍郎滕某滕固白水林人也一時戲語有數存焉觀西蠡白水之讖信乎人生徒自碌碌耳造物固自有主張在也

世稱富家為財主世說新語云陳仲弓為太丘

長有切賊殺財主

倪雲林作其亡室像詩、前題云、題寂照蔣君遺像、 幻形夢境是耶非。縹緲風鬟雲霧衣。一片松間秋月色。夜深惟有鶴來歸。 梅花夜月耿氷魂。江竹秋風洒淚痕。天外飛鸞惟見影。忍教埋玉在荒村。 君姓蔣氏、諱圓明字寂照、暨陽人也、年二十一、歸於我、勤儉睦族鄉里稱其孝敬、歲癸巳奉姑挈家避地江渚又一年不事膏沐、游心恬淡時年四十有七

矣、如是者十一年、癸卯九月十五日、徵示疾、十八日清晨、儵然而逝、甲辰正月廿四日題、

蔣生名洲、字信之、陳生名可頊、字敬修、皆鄞人也、弱冠同遊學、為郡庠生、嘉靖二十九年、倭冠東南邊、東南騷動、我軍連擢敗創、騷日甚、公私累歲不得休息、重臣往往得罪、然首倭而作之亂者、徽人王直也、直任俠尚氣、好施與、得惡少年心、先是與惡少葉宗滿等商于海、扶中國貨、往来日本暹羅西洋諸夷間、貲

益饒富益施與犬信服夷人夷人稱為王五

封撅薩摩洲三十六島夷屬之會直與其島

夷有郤請于邊將官而殲殺之邊將官報之

不酬遂與邊將官有郤大怨望適邊禁嚴通

市遂坐遣夷人寇邊嘗中國則寇邊無虛日

乃中國視王直者居然敵國比竟又不可柰

何先是言官奏請懸立賞格曰有能生獲王

直者予萬金封伯有能使海致王直降者予

世襲指揮僉事于時都御史胡宗憲又請得

上命命有日人難之莫敢行則蔣生請行又薦陳生行也三十四年八月以蔣生為正使陳生副之充布船司貟率夷夏若干人以往招撫王直因宣諭日本王也九月出鄞江桃花渡至馬觜匯風颶舟半覆得救起至小衢山遇寇二生率衆與戰賊敗去則兵器火攻藥等大半耗矣乃回舟舟山蔣生念緩急惟已移書家人貰田產備具又前舟覆時失壞應使等物亦蔣生致家中貰具償也官為給券

紀之凡六日夜入大洋又四日而抵五島夷
夷長寗久夷僧是柏者来見譯知上國使甚
修禮敬二生因諭之宣諭日本王意夷長曰
日本王權在豐後山口二國當往諭豐後山
口無諭日本况二國又諸國長天使行吾以
船人導則又客知王直處使客使往諭直直
来殊倨傲也又客諭之曰即不念汝祖宗墳
墓獨不為老毋妻子計乎今中國知汝出無
柰不甚罪汝募汝歸誠以此時歸正　朝廷

豈薄汝待，將官之海藩節鎮諸夷長，冒與矣。乃借區區數島與中國之衆久抗衡，不祥莫甚。況夷情貪狡，即一日下片紙檄曰：能以數賊其來者，勞千金，恐汝頭與貢使俱北也。去醜織而就榮名，孰與身死累老母妻子哉。直悟，謹拜議，因定歸計。二生與直同行，二國先至平户，平户長禮敬導送，如五島夷會。聞巨賊徐海且率夷衆入寇，恐我軍無備。三十五年春，陳生先以王直子滶、養子毛臣、葉宗滿

王汝賢善譯辨者夏正等歸報徐海者夷稱名山和尚比次王直云已而蔣生行至博多見博多小夷長知山口國荒亂不可往謀先往豊後國豊後王源義鎮與山口王源義長兄弟國也乃源義鎮接蔣生即夷禮恭至蔣生曲諭以寇邊利害義鎮引罪輙傳諭禁諸夷無寇中國邊會山口國使來蔣生又至山口山口王源義長接禮尤恭又會同豊後禁諸夷寇邊蓋二國服蔣生說又知王直附中

國故戎冦邉又遣使修貢獻　朝廷謝罪也
三十六年蔣生以王直歸歸途安焉無盜賊
如去時方陳生歸時適徐海擁衆圍桐鄉桐
鄉大困都御史阮某困不知計陳生及夏正
說海而解其圍計擒徐海等又兼宗滿覆舟
山賊黨皆隕生以賊攻賊云王直至城下猶
觀望持兩端當是時直衆猶盛乃胡宗憲與
王滶苐同卧起甚交驩遂授計夏正爲奸辭
以滶易直乃誘而執之竟論誅死王滶亡海

兼宗滿王汝賢末減從戍直死時再呼蔣洲陳可願誤我誤我直意盖期官之海藩節鎮諸夷長富樂也則王直誅而黨與散矣夫倭寇冦東南六七年而天始厭禍東南民死焚掠者死征戍役者死供餉死逃亡者累數十百萬人至不欲為民若大吏兵將材官若士著軍官往往陷沒徒以王直等耳即宗憲輕財用士能盡人死力得王直徐海海夷遂平而二生者可謂無功于國哉二生言海外四

際無地如行雞卵中日月出没時狀奇甚月以山夜以星辰為道忽如眉浮天際者山之來忽如山浮者魚也又言往返時舟幾再覆乃天妃有神或下一雀至七雀或一燕至三燕或空火流船卒免於水云當時有害功者并二生譖之漫為蜚語二生竟落格廢黨宗憲為之輸粟為大學生此王叔承從二生絕行橐銓次其事如右張少華者故金陵民家女少鬻于齊娼家假母移之居吳閶年及破瓜色益美麗性慧善音嘉靖壬子中秋從汪賈來游虎丘倅遇周生

仕者吳歙冠絕一時且韶秀駿慕衣䚡竟稱腹脹辭汪去使人召周至遂闔户絕外假毋强之歌自續遂聽其和周歌日夜不絕音遂出周乚乚其後周吹簫而以肉音韻之聽者辟易所得纏頭皆以與周周亦毋事假毋甚謹是特海上徐公子慕少華持千緡為聘除舍別墅還兩人於中日供費二金歲餘公子乘周醉請私不得周閩以辭見假公子不堪乃陰啗少年勝周者郎美服飾使習吹簫出見以移其好少華果目注更使人偽聘周去中道髠其髮復勞其面黥之公子又賂假毋金不得因移沈郎居與並計[illegible]簫聲動之月下少華訊公子已寢啓扉撫沈[illegible]可兒可兒勞人終夕縈繞念也沈請誓絕周少華遂向燈昏已共寢至曉去明日公子復請私不得夜伏壯士俟兩人登牀持刃躍出捽其髮曰必殺此以懲淫者假毋聞變趨入叩頭乞解遂共書券即真為公子妾矣公子置之秘

實而以五十金謝遣沈郎居半歲忽忽不樂
晨夜詛公子速死諸姬閑之以告出之去居
松陵復為婦而故所交周者迹至其家周既
被務面且多瘵少華不納周甚怨忿緇于戶
外少華恐乘夜竄走將至崑山為海冠所掠
傳諂島主王真直帳中有姬三十人海姿貌皆
出其下孽之甚稱為張夫人直頗好吳觖每
夕令所屬伶人聯袂歌而佐酒而海上沈郎
亦沒島中事賤作久之作善聞帳中歌聲趨
而竊聽傍徨不能去少華忽見之以目相瞬
巳淚溪謠下直覺之寂訊沈郎得其狀曰冒
也吾向怪其有平康姿態明日衣沈郎善衣
而前使歌吳歛又使吹簫一坐辭善自後每
久使與沈陽帷而歌其聲昔渺悲怨坐客無
不流溺而起者居久之益愛幸擾諸姬上直
有事必就之謀少華亦陽驪之而陰幸其敗
冀與沈郎歸中國借老也會嘗府使蔣陳來
島中諷直直意頗欲降而腹心皆以為不可

少華力折之曰若謂為海中王沉沉而可百年芤兵久不解沿海州邑又皆收保則安從得庚癸而常主夷也妾以今日事勢何異騎虎不如且降則得官有功無禍直信之留將為賀而令腹心王激等同陳穀謝督府親扶激與起居激歸報直尚猶豫少華泣曰若不降亡無日矣妾請先死直悟遂以激攝營兵留少華守帳[illegible]寶貨而身詣幕府少華度直已遂私出寶貨重賂客為營脫託直初餘時家語激曰吾往矣有尺一来必用其印為識少華潛聽之竊其印記與客客僞效直書傳良上激不能殺遽遣張夫人而沈郎亦潛匿舟後取金珠賈最高赦與沈郎賬纆之半夜走授四明主家主家怪之伏壁閒竊聽其語明旦主人以鳩毒沈郎死而迫妻[illegible]少華泣曰天乎何薄命至此吾一婦人不自意陷一酋而死之[illegible]也降一葥功隱死二手罪著茲不可以再辱遂自到死

王翹兒者故臨淄

民家女少鬻於娼冒馬姓假母呼為翹兒挈至江南教之即善吳歈善彈胡琵琶其[illegible]一適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娩轉往往傾具座人然有至性雅不喜媚客大賈齎多金賂之意稍不屬或竟夕虛寢而罷賈恚而收金去以是假母日窘而詈罵之會有少年私之金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從居海上更[illegible]王翠翹云海上多貴游左以音律掏賈重令一啟齒以為絕世無雙以是翹兒之名滿江南久之歲所得纏頭無算乃更以施諸所善貧賓久之倭冠掠海上遂竄走桐鄉巳轉掠桐鄉城陷翹兒被虜諸首執以見其寨主徐海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訊之知為翹兒試之吳歈及琵琶以侍酒絕愛幸之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尊為王夫人翹兒既巳用事凡海一切計畫惟意指使乃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冀一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海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縛而將斬之翹兒諫曰今日

之勢在君降不隆何與求使親觧其縛而學之金華海上人也翹兒故識之而華方私覰所謂王夫人者心知為翹兒不敢泄歸告督府曰識未可圖第所愛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嘗藉以賺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兒乃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督府因誘致居東沈夾與黨陳東相闘官兵乘之海沉河死永保兵俘海兩侍女一名綠珠一即翹兒也督府飲至積門以享諸參侍令翹兒歌而遍行酒諸參佐皆起為壽督府酒酣心動亦經樂降背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乱明日督府頗悔夜來琹中表而以翹兒功高不忍殺之乃以賜所調水順酋長既從永順酋長去之錢唐舟中嫽悒悒不自得冀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

死○右王直徐海妓、犬畧晚得之徐太室學謨馮文所、時可所撰述中、約而録之以追附蔣陳二生之末、直妓係徐作、海妓係馮作徐叙海死一段、頗舛余畧正之、直始末、詳范表議

太倉王氏園成、有題詩于壁以諷者、其詩曰、犬夫壘石易○、父祖積金難○、未雪終天恨○、翻成動地歡○、峻嶺悲高位○、深池痛九泉○、燕魂來路杳○、擬作望雲山○、蓋鳳洲公世貞、乃翁思質忬、因嚴分宜嵩之怨、死于西市、故云、或云崑山王逢年作

指甲刮薄末、黶中去翳、甚妙、

法華經云、若於此經忘失句逗、儒書中作句讀

音豆又作句投、馬融笛賦、覩法於節奏、察度於

句投、徒鬪反

福建語云、延平豆腐、邵武傘、建陽婦人不用揀、

水東日記曰宋理宗朝内臣令馬遠圖一佛中

坐老子側立夫子問禮於前以侮夫子俾江

古心賛之曰、釋迦趺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

絶倒在地、江湖紀聞載宋寧宗時金國主又

持三教像求賛、上則老子、與釋迦詳法孔聖

拜于下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虚、釋迦專說

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此豈一事而誤傳耶、或二事而偶類也、古心江子遠贊周公謚齊東埜語載之

玉尺八、可吹者、是樂器名、容齋四筆第十五卷中載此、

今人以第一、皆謂之頭、蓋頭在上、故以為初始之稱、自唐已然、杜牧詩云、頭閒休去是何人是也、今人以物之極大者為頂、意亦同、如稱大瓜為頂瓜也、

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陽卮五、陰卮四

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戹故云百
六之會出漢書注
隆慶五年辛未科張太岳居正以大學士爲正
主考王荆石錫爵以右中允爲第二房考荆
石得一奇卷進之太岳欲薦爲魁列再三言
之太岳曰此必輕狂浮蕩之士當非令器隨
抹兩三行荆石不獲已袖而藏之至填四十
名外又固請乃填中四十八名拆出乃休寧
人曹誥也曹赴會試行囊不挾書冊惟携戲

鑼兒面頭子一箱耳與諸舉子宴寓舍席間
作僵尸令人搥身走數遍以為樂聞者皆張

太岳之鑒云余聞一下第友說如此

鶺鴒有綠色者毛羽如鸜哥可愛然不常有

太湖中漁船以十月初五日為五風生日聚舟
殺牲合祭散福飲酒極醉狂噪爭鬬各船互
相驚攪則以為有魚之兆

土虺一名禿虺蛇傷人不治為害最甚用水牛耳中
垢膩塗咬處效甚者多取遍敷又方云急摘

桑蕈、取白汁、滴患處、效、鶴膝風、以蝦蟇用碗鋒畧破腹有縫、不可穿、縛置患處、待動脅移時受毒、輒死如前、再易一枚、不過二三枚、愈、鎮江外科史姓者、曾醫一人甚效、又云、發背亦可照此治、查道士傳、治發背方、用蒼朮、去黑皮、地龍、即蚯蚓、鹽梅、即霜梅、等分擣爛成泥、猪膽調圍四周、空頭、漸愈、查居三茅菴九十餘歲卒、或云、是孫真人方、試甚效、

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

曰白

西廂記人稱為春秋或云曲止有春秋而無冬夏故名

白猿傳事甚悉而文亦佳又稽神録載晉州含山老猿竊婦事大率相類蓋轉相倚附而詳畧不同耳

事文類聚及韻府群玉論茶事皆引洛陽伽藍記王肅云惟酪不中與茗為奴明日魏彭城王勰為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因呼茗為酪奴

若如此言似輕酪而重茗宜呼酪為茗奴不宜呼茗為酪奴也故陰中夫疑為失本文之意今觀伽藍記云齊王肅初入中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後魏高祖與肅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問之曰卿中國之味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對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為奴皆謙遜之辭也高祖大笑又彭城王為肅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

既茗為酪奴審此是引者之誤而失其義耳
當從本書為正
鶴林玉露四虫云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蝍蛆不知臭前三物是矣蝍蛆甘带者乃蜈蚣也以為糞蛆誤矣陸文量云帯蛇也甘者甘其腦也古有蝍蛆甘帯鴟鴉嗜鼠之語
相傳方遜志乃翁殺蛇報冤滅族事江湖紀聞載吳曦蛇精一節甚相類
常熟雲江錢公洋為閩之侯官令遣僕祈夢於

僊遊九鯉湖僊托夢於其僕曰你們老爹到京裡去帶兩隻小犬回來又不咬人撐一頂黃傘去換一頂青傘回來好好大憲臺前忠節坊下住其長子部夢面前擡一盤銀身騎馬有執荊棍者前導所居門春聯乃靜裡乾坤大壼中日月長一時未測所謂雲江後改慈溪歷郎署郡守陞陝西按察副使報績又陞江西叅政未行丁外艱歸嘉靖乙卯五月間同邑令死于倭難事聞

朝廷贈光祿卿

宮其子部為錦衣衛百戶世襲建祠春秋二
祀始解夢所云小犬不咬者豸補也撑黃換
青者用黃蓋青也憲臺前忠節坊者建旌忠
祠于都憲行臺右也追夢時都臺尚未建于
此地子之夢樸銀指應例胄監馬前有棍是
錦衣禮乾坤對聯即京中所僦寓舍舊粘于
門者一一券合豈非僊哉又祈雲江乃豊壽
数其夢賭家中廳事中置一卓卓上有果壘
一酒壺二青大裀一當時意揣必遇祝晨為

弔時耳及屢經壽誕健飯無恙至雲江沒後
越數年餘始患一疾季子愛溪洽侍牀頭適
洽以穀賑飢縣旌之扁吏書計索謝齋扁至
具壺榼稱賀入移卓于中堂以待洽出老夫
人於是刻告終云宛然夢中所陳也夫雲江
旌節蓄子事關　廟堂冥冥預定無疑若縣
官檄民家出穀發扁事何瑣細而吏書入門
景態靡不前知詩有之曰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的的非虛言也吾人

可自欺暗室乎前夢乃雲江第五子廊爲余姪女夫、與余詠

東坡在儋耳、題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既爲此詩復自言曰、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噤不下

胡苕溪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閒之日多。固知靜坐之味。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

使多爞不下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

不是等閒人余徵天幸多難之後不意有湯下藥所矜矜自持者惟恐因藥發病耳

蔡君謨書如端人正士頗乏逸趣觀茘枝譜可知衍極所論疑過許也

船家梢子也又爲梢公今皆稱家長或船家長杜詩中稱長年三老蜀方言也今流俗語音余畧疏于後以俟問俗者

精謂之鯽令

團謂之突欒　孔謂之窟籠　團謂之屈攣

遻謂之勃籠　忍謂之熬　足謂之發

視謂之張　看謂之望　認謂之紹　單謂之爦　羞謂之鈍　扶謂之當(去聲)　按謂之欽(去聲)　轉謂之跋　浮謂之吞(上聲)　移謂之捅　流謂之倘　缸謂之吼　竅謂之洞

筋謂之快　卧謂之兇　槩謂之斛又謂之盪　跑謂之波　立謂之站　趁謂之跑

盖謂之匣　捧謂之掇　遮謂之揵　添謂之拘　躲謂之掩又謂之閃又謂之伴　藏

避謂之躲　藏物謂之囥音抗韻書無此字　熱飯
謂之頓　熱酒謂之鍚　瀉酒謂之篩　稠
寮謂之猛　積物謂之頓音敦上聲　干求請托
謂之鑽　遞相授受謂之冑　妄相答語謂
之召　布帛稀薄謂之洗　絕潢斷港謂之
浜　城市小巷謂之弄　門之橫關謂之門
音棖　善飲食者謂噇音撞平聲　美惡粗細兼者
謂暖　見陵于人為欺負　非常事為咤異
喜事為利市利市出易　憂事為鈍事　吁下

酒具為添按　物完全者為囫圇　作揖謂之唱喏　夾室謂之兩廂　階磴謂之僵礤

所居謂之科座　鐮刀謂之吉钁　托盤謂之反供　整叠謂之周提　此處謂之間邊彼處謂之箇邊　在此謂之來邊　無物可食謂之無窖　說作事之無據曰沒雕當入聲

說人不能曰無張主主又作智　說人之不慧曰不鄉溜　說人之勉強曰閘闘　說人之自誇曰買弄　事之相邂逅曰豆湊　兩一

陣為一破又以一番一起為一潑　鄙畚計

較者為摟搜（鏤謥）　六畜統呼為眾（音終）生　語

物事曰牢曹、人假意曰陽（去聲）詐　䶑齰（上顏

（入聲下殘入聲物殘缺不齊貌）　齾齹（二字俱五鎋切上齒牙缺也下器皿缺也）

膲膘　垃圾（臟閘）　傔价（上音兼下音介今人呼事在成否兩難者）

（為尷尬按字書曰行不正也）　毿毷（今人謂性劣者為毿毷上音毸下音達毿）

（髭本夷人服名）　嘈囋（俱入聲語言攙雜之貌）　數錢以五文

為一花　覔利之言曰尋錢曰模錢曰賺錢

曰近錢　鋤地為倒（去聲）地又曰搜地　首鋪

曰頭面鞋韈曰脚手器用曰家生一曰家火又曰家私　鳥獸交感驢馬曰罩鷄鵞曰蔡水餘鳥曰打雄猪曰付蚕蛾曰對狗曰練蛇虎曰文　郡邑起更打鼓謂之發擂大事重擊鼓為擂鼓唱曲輕擊鼓為點鼓　凡取物吳下曰擔平聲江陰曰拏丹陽等處曰抳寧波浙東曰駝靖江曰𧿹　以物之足用者曰見不足用者曰不見音現　湖州以桑葉二十斤為一箇杭州柴四圓箍為一轉　人之頹敗

及身病摧靡者云郎當唐明皇聞駝馬鈴聲頗似人言語黃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通稱一頓世說欲之一頓食漢書一頓而成唐書打汝一頓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戲市娼曰千人捏千人捏似蟹大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以為名或以戲娼云痘瘡謂之天花瘧疾謂之愕子至諱言曰天上頭北人名業擺子畏惡特甚鎮江曰發汗病揚州曰怍鴿子子音則湖人以上船登岸曰起篙或云起高江西建昌等處謂烘為燒余邑曹方湖尹南豐時令門子烘腳帶答燒了驚曰如何燒了取來呈上復曰已燒了也

今人呼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歐公記陶尚書詩話末厥兵事之陳久為贇五代時有馬贇為府幕其人魯鷙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已甫為新奇道之故云俱劉貢父詩話抱持人物曰㩉音傑出紀聞錄俗韋連之辭如指其人至其人物及其物皆曰打丁晉公詩所謂赤洪厓打白洪厓是也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為覆窠出玉堂閒話淳熙江西饒州曰貂者里俗戲相摽謔懟癡之類也俗指倫不中禮者為蛇鼠而詬罵農甿之稱曰牛江陵士人稱挽畜產繩

縴之名曰五尺俱長堅志令人以相助為𢪃輔

詁云籬𢪃捷音健揵𢪃籬即輔車相依之謂則𢪃輔之幫字宜以手為足臥床

之帳子謂蚊幬南史宋武延碧綃蚊幬音幬禪帳也蚊幬事見齊戚公

午前午後小食謂上晝點心下晝點心唐鄭修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即點心之說也

墨杘見列子俗呼眉西　戾契見韓文俗呼捩及

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次曰中衍、次曰受德、即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

之父母、欲置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史記載帝乙長子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立是微子與紂異母也、鄭玄論啟辛、亦曰同母、蓋本之呂氏、玄去遷世不遠、嘗從同母之說、此索隱亦畧著之、陸象山與周元忠書則以孟子公都子之言為信

兎用肩毫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筆有全肩半肩之號今筆標多作堅字者非筆

韓竹冬管不蛀交春斫者則蛀造筆羊毛天下獨出嘉興峽石為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善崇德海塩俱不甚佳

予目睹藏書之家若常熟錢水部東湖先生揚還副五川先生真今之鄴架也錢猶傳其子孫令璠一世而不幸頓散于孫揚兆廢即當垂涎而盡棄于不肖之子其事之顛末冇足以昭世戒者姑為記之錢之冢孫夢玉本肯豔自負能讀父書嘗不肯下人有弟夢圭不

尚與兄不相能其所延浙師乃縣令上虞葛
公楠姻親葛貪酷人也曽有所屬于王未厭
已銜之矣而圭又促所延師下之石會有徵
舊粮銀之事起王與圭同又戶縣票拘王王
持本名完券爲証辭氣侃侃葛怒遂執家事
任長之說坐以侵欺立杖庭下欲判永戍有
縉紳甯箇往解葛稍寛繫于縣之麗譙中玉
竟挈妻子逃焉圭因鼓衆盡掠其蔵而東湖
書院之圖書浪籍委擲爲之一空矣余與王

善後一年往慰其家剖甓礫間猶及見哥窯水滴香爐等凡數片惜哉五川先生清介絕俗時有錢侍御海山雖羶乎求田問舍而亦間及吟咏每詫楊之不相過從也邂逅必懇懇求頓楊一日陽許諾錢烹割俟之不至卒亦不鮮楊之絕已也又卜日腆設蹕請楊似有意一往者命輿行里許錢之候者已報主整冠矣中途過老醫門醫迓少憩入坐楊亦云當即行候者又報主出肅矣醫倏設醴飲

輙微酡便擁輿還家錢聞之幾不能施面目于是思有以甘心於楊者靡所不至遂謀其莊儕畯以爭田鬭殺鎖楊公子于屍傍五川素不識門外事猝遭此變抑欝不自得以恨死尸未及寒而萬卷樓之積先為松江貢甥是龍攜其珍襲者以去而餘所存半為好事賂蒼頭所得半為親友散遺殆盡乃膏粱之子憒然不知也予後依棲于余鄉周氏有見其以綉囊宋墨供木工以祖父勅命紵面與

家人婦、令人不爲五川公出涕者幾希、嗟嗟
東湖五川、皆先達中人豪也、廣儲典籍、又士
林中盛事也、而皆不能永其傳若此、兩家顛
和可作戒數端、君子尚其鑒諸、夢玄隨亦蕩
盡、海山不久傾燬、可謂捷于影響矣、海山事、
余曾記于前云
紹興辛未冬、金主亮尉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
遁、統領姚興、獨以所部四百騎、當虜六十萬、
無救沒陣、朝廷謚忠毅、立廟淮甸橋園林、寄

偉力叟題詩云、赤心許國自平時、見敵捐軀更不疑。權王權忌皐庸部將戴皐皆遁走。同時死難只青獅。注云、青獅、姚馬名、每親飼之、若通其語言、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竟與馬同死、此出韋居安梅磵詩話、姚之忠、尚矣、馬甚奇、余憶吳興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宋南渡時、屢立戰功、嘗騎一黑馬、翹駿異常、號黑大蟲、再遇甚愛之、再遇卒、其家以鐵絙羈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

意家人曰將軍死汝莫生事馬聳聽汪然出
涕和哀鳴數聲而斃又憶酉陽雜俎載秦叔寶
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
之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三馬同言水王夔
齋禎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判會荆襄賊石
和尚流刼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揆牒捕賊
同知蘇州王某柔怯險猾故托疾不敢出一
兵公即代勒所部民兵至則巫山已破賊方
聚山中索擊之殺渠魁三十三人行縣撫傷

殘久得歸居三日賊復刼屬邑大昌公促三王又不行而指揮曹能柴成兩人素黨王多方避禍以言激公公即夾曹柴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馬疲誤入淖田賊斷其喉及右臂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公始赴大昌道宿木商家一日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為王公耶當三嘯止如其言商負簀往尋亂尸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簀上令不深沒自死

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閾、長嘶跑其扃、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死、而賊尤不觧、後死之二十五日、公之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既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筌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櫪。馬驟前囓其項不釋。曰。火乃得脫。復奮首擣胷仆之

地。不肖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平。追功。罪曹
柴亦被誅。公獲贈官。任子廣。此羅念菴集戰
馬記。其曰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
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讐怨微隱切齒碎膺期
在必報。卽在人猶且難之。旨哉言乎
江陰乃春申君黃歇舊封。君山浮遠堂瞰江對
淮。爲一郡勝境。李鶴田珏一聯云。此水自當
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人多稱誦。亦梅磵
詩話

錢鶴灘福以殿撰罷官家居余邑梧塍徐氏以五百金為脯脡延致家塾徐二子亦既中鄉科居半載僅改課三篇日挾妓游燕時邑令某公雅好筆翰一日邀錢公為君山之游預探齊韻中隄臍低梯蒔艱韲戒吏人藏鬮於即席蕟之欲以困錢公也酒三行請題大觀亭錢公遂援筆依韻賦曰水勢兼天山作隄渚雲烟樹望中臍直從巴峽繞歸艦許大乾坤此結臍胷次决開三極朗目光搖蕩四垂

低。欲騎日月窮無外。誰借先生萬丈梯。廣閒

縉紳、莫不賞嘆、是詩水南學士張公載之邑

志中、徐氏盛開綺筵於園亭、賞牡丹、錢公飲

潦倒矣、門客有握玳瑁扇者、取而書之曰、玳

瑁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

丈人行。曾占春風第一枝。又聞、其咏楊梅詩

曰、怪底吳人不出鄉。楊梅五月薦新嘗。西州

一斗蒲萄酒。南越千頭荔子漿。略着些酸醒

酒困。了無點滓浣詩腸。渠家妃子如相見。添

得紅塵一倍忙其為邑人題卷軸甚多余少年時耳聞亦不少今惜不能記憶僞灘髫時從塾夜歸家有客賞菊揖之客出對曰賞菊客歸。衆手摘殘彭澤景。即應曰賣花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蓋童時已兆之矣。

䆉稏杜牧之詩作罷亞注云稻名矲矮黃魯直詩注引玉篇注曰矲短也矮不長也又春官附音注矲䂪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為矲䂪䂪正作矮字呼也黃東發云罷亞

二字稻之態非稻名也引蘇詩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罷亞百頃稻雍容千年儲皆用虛字對爲証

精字氣字皆從米可見精氣之生必資於米古人制字豈是胡亂

今人噴嚏必唾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說我齒牙落終風之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東坡有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隨筆亦載噴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說

我婦人尤甚其從來已久嘗聞唐玄宗友愛
昆季呼寧王爲大哥每與同食食次寧王錯
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安之黄幡綽曰不
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悦則固
以噴嚏爲佳事矣

百凡樹藝只要土暖加肥壅者釀暖也何陽處
物易生日光不照生意便絶壁土竈土皆可
壅物暖也耕田南北其儱者秋夏二熟皆有
收東西其儱者向陰一半無收凡春花之木

不宜背陽秋花者居陰亦無害葢以冬月南至一冬無日暖氣不充故春花不発夏𥘉北至陰處皆有陽光至秋而花自無妨也

建炎問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咎車駕駐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戲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虜騎將逼乃折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為兀术不旬日果傳兀术南侵趙相秦樞廟議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

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家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此載于郭彖睽車志中當時有謝石以折春字有秦頭太重壓日無光之語忤檜死于戍謝周所言皆至理蓋同一術云謝著甚而周稍隱存之淳熙間又有琵琶亭術者亦此類事在岳珂桯史第一卷

蟻謂之馬蟻形如馬也群聚成陣俗謂之馬蟻

作壩必有雨曾見兩兩相鬪屢退屢合經一晝一夜鵓鴣自呼其名聲後儼有開溝二字者必有大雨甚驗鷄啼早則晴啼晏則雨上宿亦然鸛稱老鸛鳴曰彈平聲牙驗俯仰為陰晴池魚忽跳起水面謂之量平水必有雨鯽魚肋骨曲直可占本月之陰晴氣無往而不在也猶江豚拜風方向不爽故曰中孚

鰻鱺風雨陰晦則多雖有風而晴則日曬其日垂頭而不上網此網户之說可驗

黃雀霜降前後始多候西風則来西風亦去打生人云蘆瘟年則盛張網時在黄昏五更二次以鐵置掌中試之辯字則舉彈也過早過晚皆不可彈音談以篾為之兩人共曳黄雀宿蘆頭軋而向前則跳入于網設網正中十可得一高下皆空倘失首不得一此出余邑之青暘南鄉溥潴與無錫隣界春間間或有之謂之田春黃雀

子鱭又有一種小而無子者名肖鱭不佳

唐文粹載宋之問有所思一篇洛陽城東桃李花云云事文類聚作劉希夷題曰悲白頭翁不知何謂幽閨女兒改作洛陽女兒坐見落花長嘆息作行逢落花長歎息半死白頭翁作半謝文錦繡作問畫無相識作無人古來作舊鳥雀飛作悲

錢唐張天錫中天順壬午鄉秋薦授教諭以詩文雄吳越間縱情不羈常留于余鄉顧山周氏走筆為其家作不識堂論頃刻席上成萬

言然未盡豪人之致惟聽月記一篇足錄也其文曰月無聲也曷為而聽之對曰聽以心不以耳聽之以耳則明皇聽其霓裳適足以誨溪知微聽其樂杵適足以證妄不知聽月之真趣者也善聽月者何如三日出庚若聞其有自新之聲十三幾望若聞其有自謙之聲十六既虧若聞其有戒盈之聲二十七而載營魄若聞其有篠先之聲合璧而晦若聞其有用晦之聲置心月於天上移天月於心

中是之謂善聽月不然則聽玉兎之杵東東乎聽吳剛之斧丁丁乎勞乎耳無益乎心反爲耳聰之病矣江陰碩山周君羽卿超然有志厭聽世俗之聲可謂衆星中孤月也爲之作聽月記天府摘仙張錫聽月之孫爲余姊夫見余愛其字畫遒逸可助臨池遂以見餉云張公有詩文稿本一冊周之裔人尚有藏者其所居燬于火有四六短疏以干知識人多傳誦今載西湖游覽志中同時有吳人張

豫源淮亦留周氏竟卒于顧山旅館周惟召備殮具余從祖雪窓先生有詩輓之一云香山對酒思同社紫陌看花憶駐驄又云珠沉璧水千年恨玉瘞吳山萬古蒼蓋紀實也無子其弟扶櫬婦

蘇州楞伽上方山治平寺天下第四泉有六角石欄刻字上

蒟醬類蒟醬與敗醬皆藥草之名非食醬也亦草中宜併而分者其類甚多如菥蓂薺菜子

如蘼蕪芎藭苗如蒲黄香蒲花如青黛藍蕪如地笋澤蘭根之類其宜分而混者如烏芋蒐收葶藶菥蓂之類

昔人論茶以槍旗為美而不取雀舌麥顆蓋芽細則易雜他樹之葉而難辨耳槍旗者猶今稱壺蜂翅是也

壞宮室以為汙池棄田以為園囿亂之道也世有思之者乎

王應麟百忍圖一篇云無諍三昧釋氏之忍也

注云出金剛經今金剛經是無諍三昧作淨
字誤又云忍痛於焠掌注云焠利刃刀若刺
股之類按焠乃火燧蓋以火灸之非刀也刺
股亦是以錐耳又云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以
縮為退縮之縮義與孟子異又云忍於吸醯
即宰相須吸得三斗醋之謂注引唐李景略
讌僚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任迪簡以李性
嚴強飲之此亦一時之畏非忍也又云抶舟
不能忍爭拂衣不能忍怒注引孔融聞曹操

欲殺彪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矣此說似不切冊當作輛穎考叔爭車挾輈而行叔向與子朱爭于朝拂衣承之事俱出

左傳

瞿杲字炳暘自號醉漁常熟丑衢人畫花鳥有名、蘆鴈入高品、耆酒落魄喜謔嘯人呼為瞿癡、偶入邑城遇一縣吏、手携海螄吏與瞿素習者、吏遽呼曰、瞿癡、自負詩才能頃刻咏海螄一首手、瞿即口占曰、海錯何曾數着君知也

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窪臀蓋常熟市井春間食海螄者必先敲開其尾故用以諢吏云晚多往來于余邑先達貢學靜家常留龜山下見其鄉之治喪薄客者作詩嘲之遂被其人誘去遍體揶揄置籠中綴之出乃自嘲曰竹籬為煖轎漸漸出村窠此夜一場打清滂何處無痛楚時猶以團團離海嶠四句弄舌亦自不俗學靜團廳壁二堵其醉中水墨淋漓可愛迄今猶在開

其作蘆雁自歎寫翅不及林良因往詐供撮除于良門下窺其用筆倏得解失笑良悲視曰若非瞿癡耶因知雖一藝事非專篤未有成名者國初錫孟熈續霏雪録載九皐聲公嘗附吏人舟吏人輕之衆方食海螄戲公索詩公應之即前四句也特有海味牙門屛醫三字之少異盤饌二字京空瞿以熟聞者資口給聞者記為瞿作耳

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為水和炭炭之可和水而燒也今官吏問罪畢罰炭即此或疑為水火炭者非

辭句短賦句長辭以三四字賦以六七字爲別

傳奇云裴航得道其友盧顥乞教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憒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虛實可知矣

通幽記云趙旭遇仙女云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又曰身爲心牽鬼道至矣

佛家稱父爲富樓那母爲彌多羅尼

唐盧仝有所思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

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珠樓簾箔天之涯又云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自古美人之喻指君而言古三百篇中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文王是也而盧詩之意若不得于君者但少含蓄氣象及讀韓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知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以是觀之其窮困真可慨矣昔人戲謂盧之窮困荒於色徵於有所思

之作也後至甘露之变座上見收年老寡髮被收者以丁釘其顱而去人以爲讖於添丁之詩云嗟乎詩能窮人若仝之窮是真窮于詩者也不惟窮而且罹奇禍不重可哀也哉

余友邑城古江梅中立子國光少攻舉業小試輙最有聲嘉靖辛酉科南塲中式已填名于榜矣有江寧縣應役人旁覷而喜見齒監試官聞而鞫之随汰國光名盖是時古江以江寧縣主簿爲供給官役人急欲走聞故也國

光上主司詩曰、䖍歲虚名冠士流、五千鼇望一時收、自期已是龍門客、豈料還看江國泣、王何年方定價、遺珠在海向誰投、無緣識得荆州面、空羡榮封萬户侯、至今秋隆慶庚午、復中式云、又有詩曰、帝里清秋欲曙天、忽聞虎榜姓名傳、高堂老母門猶倚、海内相知望有年、温飽由来非素志、勲猷何以負前賢、鹿鳴宴罷醒無寐、莊誦名臣録一編、吾邑雖多才、如梅之失而復得者、不二見也、余喜古

江之有予故備記之

大抵醫者不盡人之性不能知病不盡物之性不能知藥不盡已之性則亦莫知人物之性之所由來也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藥鮮奏功不知人身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之涕淚液沃皆血之隨寓而成者皆氣之所為也氣滞則血滞痰聚病斯作矣故梁貴之內傷微賤之外感氣受傷也誠使氣和而順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氣鄙見

以為有順逆無邪正分水火其實有升降無水火用藥之法補則俱補瀉則俱瀉無並行之理天下之物與我同體故五色五聲五味五香七情莫非一氣之所為故皆可以為藥眼耳鼻舌身意皆可以受藥也使萬物非吾一體何能益于吾身且如革聲健脾金聲通肺黑色養腎紅白傷明論梅生津思穢作嘔哀而淚愧而汗怒而熱畏而寒病與醫之故皆可識也本草載藥必曰性氣味未有用氣

者何也不知氣之靈無所不為也昔吳中一
人為頑友所負鬱而成疾百藥不愈垂死頑
友心動慨然歸其逋自叙其罪病者吐一蟲
似蛇即愈又一士人取科第不以正然與一
正人相往來外貌雖軒昂而中心實餒竟不
一載而死又一鄙夫自附於衣冠之列偶有
其所疾者與其友將訟鄙夫力贊之衣冠之
列皆叱其友訟竟不直鄙夫懷愧不兩月而
病死故病必起于氣逆氣之順逆存乎神神

之壯餒存乎行行慊于心則神壯而氣充不求順而自順矣否則神餒氣索藥將奈何孟子養氣之旨可以聖可以仙可以醫故論醫必當以順氣爲藥順情爲机順時爲劑人之氣即天地之氣元無彼此腠理一闢而病呼吸一閉而死凡有血氣之物與吾身無不合故藏藏自相損益如穿山甲引經之藥腹行腹背行背手足頭項左右無不分明其餘可知也腹中之蟲朔後頭向上望後頭向下

氣也人身之氣朔後升非無降也升多而降少也望後降非無升也降極而有升也一日之子午一歲之冬夏一生之老少皆然

荀子曰有子思卧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

王洙談錄云相傳顏回讀書鐵擿三摧此可對孔子韋編三絕抱朴子內篇四卷祛惑第二十中載昔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一作擿三折今乃大悟則二句原自作對非顏子事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五